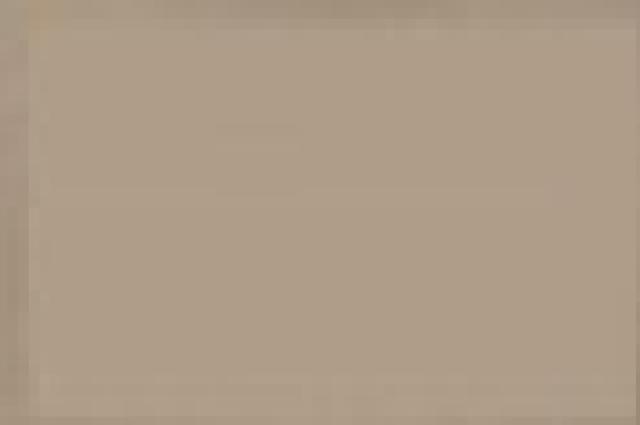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冊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
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
汎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

拓跋卽党項部落也帥讀

日率契苾訖訖翻
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爲豐州刺史今從寶錄

汎

車數十乘

氈車以氈爲車
屋乘繩證翻

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從才用翻

下侍從同衣於旣翻
華人謂中國人也

使譟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譟告之

曰

譟達協翻間也

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
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
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

重直用翻

雄追擊之庚子

大破回鶻於殺胡山

殺胡山卽黑山

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

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

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二年回鶻大

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
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茲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
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
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
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大和公主同
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爲前鋒
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
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大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
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
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侵擾且務綏懷今旣

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
過懷疑慮皆待朝廷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
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錄戊
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
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杷頭烽北
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
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卽令德裕草
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
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斫營石
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
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奔伏道
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斫
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

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

將懼邊將猜忌

降戶江翻

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

歸闕庭庚戌以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

賞破回鶻之功也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

胡嶠曰轄戛之北覃于突厥又北
黑車子舍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

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

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
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
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旣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

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其

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

歸義軍

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

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

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

新書

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

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聲

詔太僕卿趙蕃飲勞

之

飲於禁翻

甲戌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

蕃就頓戛斯求安西北庭

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

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

復扶又翻

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

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

考異曰德裕傳曰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

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日沒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

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

黠戛斯

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

罪人

黠戛斯遣使者送大和公主爲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

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

之名卽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

季翻唯遺

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

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

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

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公主大和

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
安定新書作定安
長知大翻

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

寺前

帥讀曰率

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

恩和蕃無狀之罪

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大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

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
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陽安公主順宗之女朱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臨真

真源義昌
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

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

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

入朝

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二年

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

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

比毗至翻

回鶻凌虐諸蕃可汗

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

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

殲子廉翻滅也

儻

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

孔穎

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入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嬪汭賜姓曰嬪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上士命爲氏舜後姓嬪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

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北平太守謂李陵

廣都尉謂李陵

以此

國家承

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

北平太守謂李陵

以此

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曾慈由翻
長知文翻

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

皆有滹沱水

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

萬餘人皆散隸諸道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

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

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

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

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涇靈夏

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嘉州入

近甸旰食累朝

朝直遙翻

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

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

還從

宣翻又城堅卒不可克

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

臣初到西

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

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

合水棲雞等城

冀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

既失險阨自須

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

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

魯州河曲六胡州之

一也在宥州西界

豈顧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

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

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

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

畚布

及將就

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

帥譏誚云旣已降彼

此言吐蕃謂中國爲彼也帥所類翻

何用送來復以

又翻復持恣行殘忍用固攜離

謂戎蠻有

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

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

更一紀

更工衛翻十二年爲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

而運屬千年

謂一千載一

遇之運也屬之欲翻

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

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

見春秋左氏傳

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

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

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

畜許救翻

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

矣

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

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
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初昭義節度使劉

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

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

士良亦言

從諫窺伺朝廷

同相吏翻

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

之上不受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駿六尺以上爲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

從諫以

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

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

旅歲入錢五萬緡

權古岳翻

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

皆假以牙職

牙職牙前將校之職

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

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

好呼到翻樂郎狄翻惡烏路翻

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稹止忍翻
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考異曰寶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運鄭音
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爲于
偽翻正當如寶厯年樣爲之敬宗寶厯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

見二百四
十二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

敬宗寶厯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

遺唯
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釗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釗魚音翻解
戶買翻姓也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

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宦者也

上

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

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

復扶又翻

國力不

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

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

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

腹處昌呂翻

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見二三百卷朱滔所

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

頃時多用儒臣爲帥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二年所

如李抱真成立此軍

見一百一十二卷代宗永泰元年

德宗猶不許承襲

使李緘護喪歸東都

見一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所

敬宗不恤國務宰

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

制累上表迫脅朝廷

事見文宗紀

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

復扶又翻

上曰卿以何術

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達何

弘敬

王元達鎮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

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

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

之

山東二州謂邢洛磁也

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

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

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巧翻

則稹必

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

稹

考異曰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

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

羣臣言者不復入矣

復扶又翻下同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達魏博節度使

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遙翻但能顯立功效自

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

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

虞專委卿禦侮

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

元達弘敬得詔悚息聽

命解朝政至上黨

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

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

任拜詔

任音壬

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

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

徐賚

刃翻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

之疾直爲己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

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

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